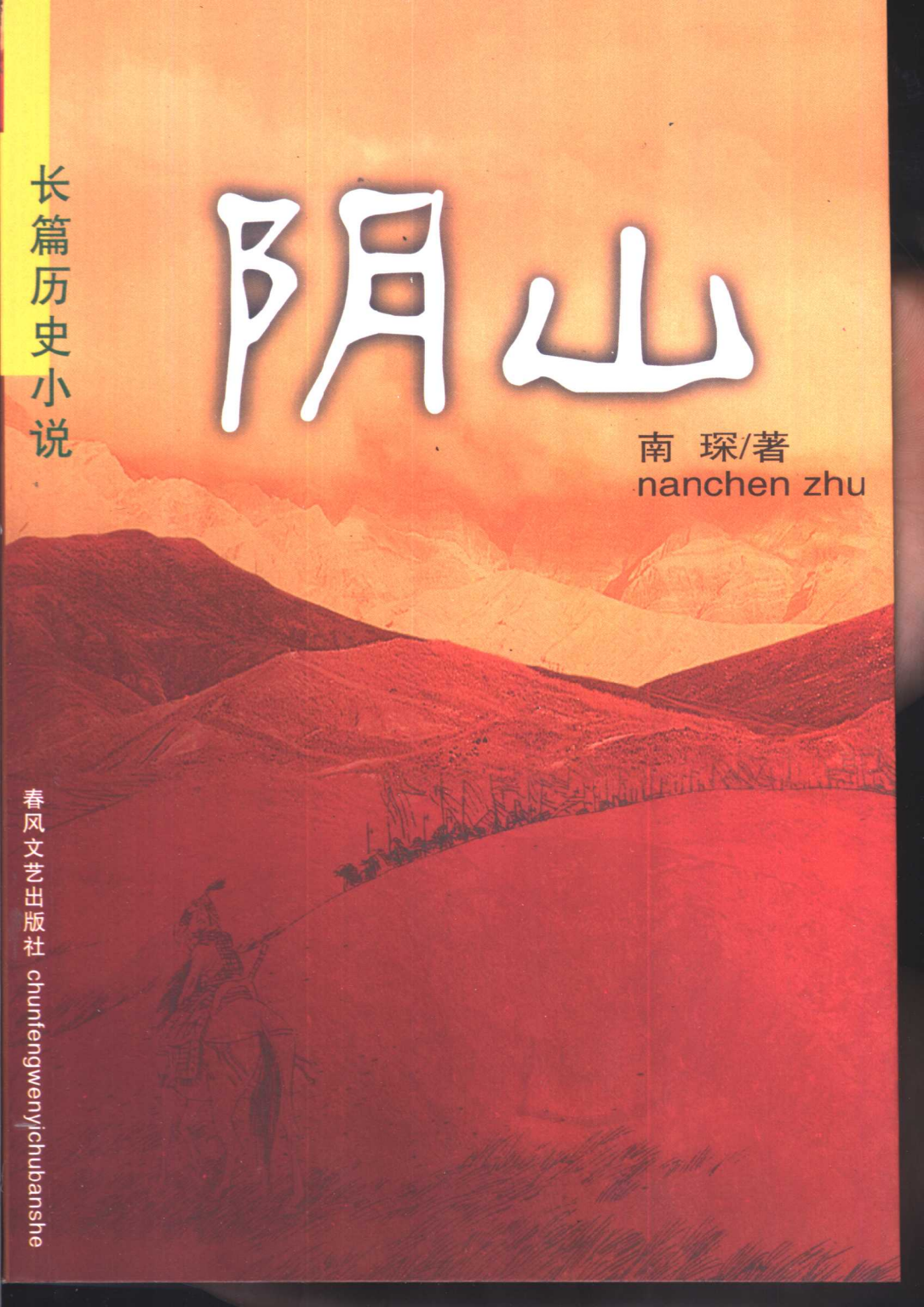


长篇历史小说

阴山

南琛/著
nanchen zhu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长篇历史小说

阴山

南琛/著
nanchen zhu

© 南琛 20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阴山 / 南琛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9
ISBN 7-5313-2434-2

I. 阴… II. 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6649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阜新市印刷总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203mm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135 千字	印数: 1—8 000 册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施凌飞	责任校对: 杨 好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插图: 辛宽良	

定价: 13.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南琛，女，现居昆明，1992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波澜不惊十余年。自2000年开始写作，以写小说尤其历史小说为最大乐事，兼写杂文评论，漫议历史现实。两年来在各类国内外刊物发表小说、散文、杂文等六十余万字，著有长篇历史小说《太监》，并以简繁体两种版本在海内外出版。写作中崇尚文字表达的自由，兼容各种风格，思维呈放射性而无一定之规。做人平淡而为文放肆，生活循规蹈矩而纸上任意泼墨。所写文章常常引起争议，其实放下笔来也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处于螺丝钉阶层，但自觉很满足。

目 录

一 长安	1
二 戍边	40
三 匈奴	78
四 朔方	121
五 阴山	172

一 长 安

汉武帝元光元年的长安城，无论是在落日的余晖下，还是在清早的晨曦中，都向世人显示着它非同一般的气派，这种气派不是表面的，而是蕴藏在大汉帝国无比旺盛的文治武功之中，它深入到每一个长安人的内心深处，继而深入到大汉帝国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未央宫和长乐宫，犹如一把巨大的铁钳，牢牢地钳住了长安城的咽喉，也钳住了整个关中的咽喉，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把铁钳的威慑之下，他们乐于接受这样的威慑，甚至也乐于向外人展现这样的威慑。大汉雄风使每一个人感到自豪，从太学馆里的读书人，到在农田边耕作的农夫，每当他们提到长安城，总是怀着一份敬畏交加的心情，这种心情是大汉帝国每一个人的真实写照，他们努力地劳作，努力地把全国各地的财富聚集到长安，努力地构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神话般的大都市。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这座城市的辉煌尽绵薄之力，而他们自己，在长安城的巨大光环的笼罩下，生活在他们自己可以想象得到的天堂里，大汉帝国在这样的時候，以关中的长

安城为中心，构造出了一个天堂般的国家。

不仅是大汉的子民，即便是来自异域他乡的人们，也无不为长安城的雄伟惊叹。每天清晨，天还未亮，西直门外就排满了长长的驼队，驮着来自万里之外的珠宝、石榴、西瓜、葡萄。铁笼子里关着狮子，在人声鼎沸中夹杂着偶尔发出的胡琴声。穿着兽皮和亚麻布混合成的色彩单调衣服的人们，经过了几千甚至上万里的跋涉，怀着朝圣的心情，来到了长安城下。他们仰视着高耸的西直门，努力想象着这道紧闭的大门里面会是怎样的一幅画面。有来过长安的，绘声绘色地向别人描绘着它的繁华、大度和进取精神，这更增添了别人的向往。从西直门延伸出去的这条路，穿过沙漠、戈壁和高山，犹如一条大河，中间有无数的支流汇合到这条河里，而它的目的地是长安，这个似乎有着无穷的接纳能力的比大海更广阔的地方。

天亮的时候，城门开了，发出沉重的吱吱呀呀的声音，这声音惊醒了正在酣睡的人，消去了正在嚼着面饼和羊肉的人的食欲，人们一拥而上，仿佛被巨大的门洞一下子吞噬了。他们进了长安城，进到了大汉帝国的核心，他们好像是食物，自愿走入一个消化功能强大的胃，他们带来的一切，包括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包括他们的肉体 and 思想，统统将被消化在这个胃里。每个人都贪婪地看着长安，这里有他们想象不到的宽阔，有神话里才能见到的长乐宫和未央宫，有统一规划的排水系统，有装满了粮食和制钱的巨大仓库，有可以同时跑四辆马车的林荫大道。当阳光驱散了长安城里的最后一抹阴影，他们也看到了长安城的人



们，看到了长安的坊和市。坊里冶炼铁器的炉火烧得很旺盛，巨大的风箱发出呼呼的声音，铁和铜被熔化，继而被铸成各式各样的器皿，而在市里，他们看到了轻柔而色彩艳丽的丝绸，这代表着这个世界上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工艺水平，和他们身上粗陋的兽皮和亚麻布比起来，更增加了这些朝圣者的敬畏。

混合在这些人身中间的，有来自各个国家的使节，他们一进城门，就沿着宽阔的中央大道直奔未央宫。这条大道有四十丈宽，中间的二十丈被黄土垒成的矮墙与两边隔开，这是大汉皇帝的专用御道，御道的两边是各有十丈宽的人行道，人行道的两边密密地种着松树、槐树、柏树和杨树。这条被称为驰道的中央大道，从西直门直通未央宫，站在未央宫的前殿，可以顺着这条大道看见西直门，看见西直门外那条通向大漠和戈壁，通向另一些与大汉帝国迥然不同的繁华世界的丝绸之路。在未央宫里，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一直注视着这条穿越历史和现实的丝绸之路，他的目光注视到哪里，哪里的人就会战栗，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他的目光注视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就感到温暖。这个脸上还带着一丝稚气的年轻人，已经有了一双深邃的眼睛，这种与他年纪不相称的深邃，不是得自于这个年轻人的成熟，而是得自于大汉帝国的强盛和富裕，大汉帝国有注视一切的资本，她需要这样一双眼睛。在汉武帝元光元年的时候，大汉帝国走过了七十年，走进了她的壮年，是大汉帝国的成熟造就了未央宫里的年轻人，他可以向所有来朝贡的人们炫耀他目光的深邃和高贵。

在未央宫的年轻人目光注视下的长安城，聚集了整个大汉帝国七十年的精华。这里生活着四十万长安人，他们都是那么富裕，至少不用为自己的生活担忧，街上见不到乞讨者，人们忙着在坊里劳作，在市里交易，在酒肆作乐，在太学馆读书，忙着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事情，忙着和来自西域各国的人打交道。他们的烦恼，不是那种衣食无着的烦恼，而是幸福的烦恼，他们总是烦恼怎么消磨富裕的时间，如何与朋友相处，如何读更多的书，如何把丝绸做得更加精美。他们从来不担心冬天会冷夏天会热，更没想到过哪一天会没有食物，哪怕全国都遭到了天灾，长安仍然是长安，因为大汉帝国需要这样一个长安，未央宫的那个年轻人需要这样一个长安，大汉帝国也有足够的力量维持这样一个长安，维持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世界。即便有一天这个神话破灭了，长安城也足可以名垂青史，活着的人已经开始为此而骄傲了。

长安城有十市，东市是异域商人最集中的地方，位于南北通道的东侧，从每天清晨开市的鼓声一响，就会涌进上万的人，随后人们川流不息地进出着，直到晚上闭市的鼓声响起。东市最多的是丝绸铺和珠宝行，大的商行有二十多个，中小摊子加起来有一两百，除了丝绸和珠宝，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生意人，有长安本地人，也有从成都、临淄来的外地人，更多的，是从西域来的异国商人，他们把所带来的一切都换成丝绸，然后由专门的驼队运往万里之外。有的人什么也没有，他们远涉万里来到长安，带来的只是一个丝绸之梦。于是他们为长安人弹奏胡琴，演出

歌舞和杂技，还有人把关在笼子里的狮子摆在市上让人参观。除此以外，东市里还有卖肉的，卖浆的，卖酒的，有磨刀的，还有专门为马和骆驼治病的兽医，这使得东市成了长安十市中最为繁闹的一个地方，不但为了赚钱的商人喜欢来，居家过日子的布衣平民，微服私访的达官贵人，浪迹天涯的豪客侠士，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也都往东市里凑，久而久之，东市成了除未央宫和长乐宫以外的又一个长安的标志。相比起未央宫和长乐宫，东市更能让人回忆起长安，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进未央宫，但每个人都可以来东市。未央宫的奢华和雄伟更多的是供人景仰和想象，即便是真正的长安人，也不能准确地向一个外乡人描绘未央宫是什么样子。而东市则使人切身地感觉，这就是长安，一个有着无可比拟的工艺水平和进取精神，一个有着最合理的交易规则的长安和一个属于所有人而不仅仅是皇家巨富的长安。

张延寿在东市里有一个摊子，他卖肉，属于人们说的屠户。他没有一般卖肉人的外表，他长得很清秀，更为不同的是，他读过书，识字。即便是在长安城里，在卖肉的人当中他也算出类拔萃的了。他本来可以去太学馆上学，继而进入仕途，继而成为东市旗亭里的一个市丞或市令，相比起卖肉，自然大不一样。但这是在别处，在长安，卖肉也就够了，他活得不比其他人差，而且他活得很满足，他靠卖肉可以赚足够多的钱，可以过每一个长安人愿意过的生活。他的卖肉生涯，说起来毫不稀奇，因为他的父亲就在东市卖肉，在六年前，大概就在景帝驾崩武帝继位的

那年，他卖肉的父亲死了，他母亲更早几年已死了，他成了一个孤儿。幸好那年他十六岁，已经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于是他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到东市卖肉。六年过去了，他的事业和那个未央宫里的年轻人一样兴旺，在富人多如牛毛的长安城，他并不算穷。当他和未央宫里的那个年轻人同时开始自己的事业的时候，在二十二岁的这一年，他们也同时达到了事业的顶峰。当然未央宫里那个和他同岁的人和他是不同的，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两人之间有什么异同，他没有哪怕是去做这样一种比较的资格，也没有这样的胆量。虽说他认识几个字，换一个地方也许他是一个人才，但在长安，他是毫不起眼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他识字就和常人有何不同，虽然长安城也不是人人都识字，更不是每个卖肉的都识字，但他终于也被淹没在长安的人海中。这里每天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事情太多了，每个人都不会过多地去关注另一个人的事情，如果人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实他也是这样的——而不去想过多的事情，长安城就永远不会衰败，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能这样，有时是你做不到，有时是别人不让你这么做。

张延寿站在他的肉铺前，对每一个过往的人微笑，他不习惯于吆喝，这并不妨碍他的生意，他每天总是能赚到钱，不多也不少，对他来说足够了。没人的时候，他透过挂在眼前的几片肉，看着不远处的一家丝绸铺子，这是长安城数一数二的丝绸行，他喜欢看那些穿着羊皮或麻织的粗布的异国商人匆忙地走进去，然后满载而出，嘴里发出惊叹，脸上有一种孩子般的高兴劲儿。他很高兴看见这样

的情景，每天都出现这样的情景，就意味着长安城永远不会衰落，在他的潜意识里，他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他为每一笔成交的丝绸生意高兴。离丝绸行不远有一片空地，这里是那些异国人表演杂技的地方，没有人在这里摆摊，人们约定俗成地留出这片空地，就是为了给那些历尽艰辛来到长安的人们一个空间。每天都有人在这里表演，有男人有女人有老有少，他们都谦卑地对四周的人笑，然后尽情地展现技艺，有精彩的，也有一般的，但不论是哪种，围着看的人从来不吝啬叫好声，也不吝啬钱，每一个在这里展现技艺的人都不会空手而归。张延寿每天都看，而且从来不厌倦，他常给过路的人几个钱，有时候是一吊钱，有时候是一块肉，让人带过去，送给那些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以后要去哪里的人。

有人过来买肉，指点着挂放在案头上的鲜肉，等指点好了，张延寿就熟练地拿起案上那把淬过火的熟铁刀，在案上的一块半圆的石头上磨两下，按照指点的部位，瞧准了，呼的一刀下去，这一刀用力很猛，但却总是不能一刀剁好，只是把肉剁一个很深的肉槽，然后他咬着牙拉锯似的用刀来回拉，终于把肉切开。如果遇到很硬的骨头之类的部位，他就拿起那把斧子，用刀把肉剔好，狠狠地一斧子下去，连肉带骨就成了两段。斧子也就直楞楞地插在了案上。张延寿老是觉得这刀不够快，隔几天就要仔细磨一回不说，用不了多久刀口就缺了，这六年来他已经换了几十把刀，都是在官营的坊里造的，这已经是全国最好的刀了。他一直盼望能有一把更快更好的刀，不是这种黑漆漆



的熟铁刀，也不是他父亲用过的那种暗无光泽的熟铜刀，是什么刀，他也想不出来，总之是能一刀下去把十寸厚的一块肉一刀两断的刀，这差不多是无欲无求的张延寿的惟一梦想。

“张屠户！”快闭市的时候，有人这么叫他，他赶紧答应。

“肉卖得好啊，等会儿我们一块去喝点。”

张延寿笑笑，他是可以每天都喝一点的，而且他有自己常去的酒肆，也有自己的酒友。

东市的边上有一个酒肆，门头上挑着一片淡黄的酒旗，由于日子长了，酒旗有些发黑，这是从东市旁边的坊里飘来的煤灰熏黑的。张延寿喜欢来这里，他还记得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带他来这里沽酒。从他进入东市卖肉以来，他隔三差五都来打点酒。张延寿打酒前把油腻的短襦脱了，换上了干净的麻衣，裹好头巾，带着收拾好的家什，踱进了酒肆，一边和熟识的人打招呼，一边说：“打二两。”

他眼看着淡黄的酒倾进了葫芦，舔了舔嘴唇，仿佛一天的汗水全都被倒进了葫芦里，顿时觉得一阵轻快，随后他付了钱，和熟识的人打完了招呼，用手把酒葫芦搭在肩上，出了东市。这时天色已经晚了，夕阳斜斜地射过来，刺着他的眼睛，他手搭凉棚朝前看了看，其实这条路他早就烂熟，这完全是被阳光刺着眼睛后的习惯动作，走上前几步，在离驰道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卖饼的棚子，正是生意好的时候，他走过去。

“张屠户！”卖饼的人向他打招呼。他买两个胡饼，烤

得焦黄的饼面上撒着均匀的芝麻，他喜欢这种从异国他乡传过来的东西。这个卖饼的人，已经在这里卖了十多年，这是个有着长安和异国的混合血统的人，并且还有一个胡人老婆，和长安人完全不一样，但已经完全地溶入了长安，而且也学会了戴步摇，和所有长安城的女人一样，在发髻上套上一个连环，连环上插着花，也抹着头油和胭脂。虽然她是一个胡人，但所有的人都把她当做真正的长安人看待。她身上已经完全是一种长安女人的气息，这种气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形成的，比她的外表更加的真实。

张延寿买好了饼，这时他听见了鼓楼的鼓声，东市闭市了，街市上的人随着这闭市的鼓声，一下子消失了。从东市里涌出的人群，好像一盆水一下子被泼到了地上，无数的水珠和着泥土，滚向四面八方，滚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固定下来，躲藏起来，再也不去关心其他的事情。张延寿也随着人流，穿过驰道，绕过同样刚闭市的柳市、直市，到了内侧街衢，这里有一大片房屋，有成百上千条闾巷，长安城的四十万人，像蜂蛹一样住在整齐的闾巷和房屋中间。张延寿到了属于自己的屋子前，家里的侍女为他开了门，接过他的酒葫芦，到炉子上为他暖了酒。他盘腿坐到堂屋案边，这时侍女为他端上暖好的酒和胡饼，另外有一碟咸肉，在他的耳杯里倒满了酒，这时候天已经接近漆黑，侍女为他点上油灯。张延寿缓缓地喝着酒，吃着胡饼和咸肉。他的心里空荡荡的，这样的生活，平安而富裕，他实在没有什么可想的，虽然他识字，也看过书，但一切都和他的生活离得太远。侍女跪在他的对面，默默地为他倒酒，

不时地用手捂下葫芦，当酒要凉的时候，她就会把酒重新暖好，即便是在三伏天，这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侍女是张延寿买来的，她不是长安人，也不是大汉帝国的人，而是一个胡人，匈奴人，但她显然有着大汉帝国的血脉，实际上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她的出身。这样的女人，原本是作为奴隶被卖到大户人家的，她们的生命可能随着大户人家某一个人的生命的完结而随时结束，张延寿知道她们本来就是殉葬品，他无意去改变她们的命运，但他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使自己活得更舒服一些。他是一个地道的长安人，七十年前，他的曾祖父随着高祖皇帝到了关中，那时的长安，不过是咸阳城外的一个市井。是他的曾祖父，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一直到他，建起了这座长安城，他们是有功之人，本就应该生活得更好。张延寿对自己的生活是没有任何抱怨的，如果要抱怨的话，长安城的四十万人人都可以抱怨，除了未央宫里那个和他一样年轻的人。

张延寿买下了这个侍女，她那时只有十二岁，现在也不过只有十六岁，她当时惊恐地看着每一个要来买她的人，她是那么的小，小得甚至还不知道怎么说，现在她和张延寿也没说过几句话。她是匈奴人，张延寿不知道匈奴是什么样的人，住在什么地方，他也没兴趣知道她为什么到了长安。长安已经很大，长安是他的整个世界，他不知道出了长安城，出了关中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对他来说，这样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他甚至懒得问侍女叫什么，那天买她的日子是甘露，于是她就叫甘露。

张延寿一边喝酒一边盘账，喝完了酒，也盘完了账，